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卷十三

00040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五月十九日錯馬換過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禮記卷十三

王制第五之二

瑞安孫希旦集解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杪亡小反
量音諒

冢宰制國用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是也杪末也歲末五
穀皆入然後多寡有數而國用可制也用地小大者王畿千里
自公卿大夫采地之外除山林沈斥林麓城郭邑居之不為田
者其餘以再易一易不易通計之而據其出賦之實地也然地
之小大有定歲之豐凶無常故必以二者相參而制之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者預度三十年之所以以歲之豐凶通融相較
而酌用其中數以制為國用也量入以為出者量每年所入之
中數以制為所出之數而常留其四分之一焉則三十年之通

得有十年之蓄而無患於不足矣孔子曰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約有閏月十三足為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王肅以為二十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成數也兩義皆通未知孰是

祭用數之仞

仞音勃又音力

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孔氏曰仞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而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仞捐其數彼註泐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十一則國家所用亦什一也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鄭氏曰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輜車索孔氏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輜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呂氏大臨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

五社稷也

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為愈范氏伯崇曰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此說非是天子諸侯之祭惟不祭宗廟爾郊社五社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社稷五社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社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而子孫之于祖宗至敬無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祭麤衰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狗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是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社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也必以吉服吉禮故不得已隨

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愚謂喪三年不祭不親祭也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五祀卑尚祭則餘神可知此舉其尊者言之故云唯祭天地社稷其實外神皆祭也言唯者對宗廟尚未祭言之非對其餘外神也既祔之後宗廟亦祭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又左傳晉悼公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而遷廟之禮亦必因練後禘祭也凡在喪而祭者皆使人攝之而其禮皆有其殺焉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鬻人受掌歷而皆飲之晉既烝於曲沃而是冬叔言言寡君未禘祀此使人攝祭宗廟之証也曾子問所言既殯而祭五祀有降殺之法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氏謂始禘自饋食始則在喪而祭宗廟者雖人君但用饋食之禮焉

喪用三年之飭

鄭氏曰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愚謂喪禮繁多自始死含襲以迄於祥禫除喪其所用總為三歲之飭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鄭氏曰暴耗也浩大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飭愚謂不足謂財匱而用不給由於用之無度而物力傷殘也故曰暴有餘謂財多而用不盡由其用之有節而儲蓄豐羨也故曰浩以三十年之通數而祭常用其飭故豐年不奢留其有餘於凶也凶年不儉資其不足於豐也此制用豐凶相補之法也然凶歲祭事不縣祀以下牲則豐固不奢而凶則未常不儉矣而曰凶年不儉何也蓋祭有大祀中祀小祀凶年於小祀或殺而大祀則未常有所儉也國用不止於喪祭而喪祭之事為大且其費為繁故

此上四節特以喪祭明制用之法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通所用之餘財也三十年而有九年之蓄者乃制用之常法也少於此謂之不足又少焉而無六年之蓄則曰急又少焉而無三年之蓄則無以待意外之變而國非其國矣然非獨國家之所蓄者如此其在民者亦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餘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餘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國與民皆有九年之蓄其藏富於民者既足以為凶年之備而國有餘儲又可以行蠲免調糶阮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食菜之饑色也如此然後天子之食每日一舉而侑之以樂不然則

有所不安於是也舉謂殺牲盛饌以食也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應氏鏞曰此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自冢宰制國用至此明制國用之法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大夫士禮數既卑送終物少又職惟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又孔氏左傳疏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

書言庶人封樹
羊乙之改抹去今按此
去信路曰信特云書
庶人封樹也李左傳文
庶人仍也

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
公薨於路寢十二月葬吾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諸侯五月
而葬自是正禮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書言順者欲以
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乱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
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也士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士與
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變文以示等差
其實月數同也愚謂葬月連數死月則殯日數死日可知五日
而殯者死後間一日而小斂又間一日而殯也七日而殯者死
後間二日而小斂又二日而殯也餘說已見曲禮上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三年之喪為父父沒為母為祖父後者為祖父母為長子雖天
子諸侯之尊不絕不降也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

縣封上音懸下音寔彼念
反為于偽反不封封如字

鄭氏曰封當為定懸定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

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飾也周禮

曰以爵等為之邱封之等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愚謂

庶人葬不為雨止則自士以上皆為雨止矣春秋葬敬羸及定

公皆雨不克葬明日乃葬左氏以為禮穀梁以為非禮徐邈引

士喪禮槨車載蓑笠謂人君之張設當周備非也槨車載蓑笠

乃以死者之物載之魂車非以備生人之用者也曾子問諸侯

旅見天子雨則廢况於葬乎柩車重大天子執紼者千人諸侯

五百人大夫三百人若冒雨而行其危甚矣惟庶人卑賤儀物

既少而執紼之人送葬之賓不可以久稽其不為雨止蓋不得

已焉爾自大夫士以上儀物既多而其助葬者天子諸侯則皆

庶人封樹
得法不作為皆
庶人仍也

其臣子大夫士亦皆私臣公有司之屬而無患於不供何有冒
雨而倉卒成禮且疑於以其親疢患乎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達於庶人為句三年不貳
事欲其一於喪事也金草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愚謂舊
以喪不貳事屬上庶人一節非也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
年則天子諸侯固不貳事矣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則大夫士
亦不貳事矣非獨庶人也其人君既卒哭而從王事大夫士既
練而從君事者乃權制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鄭氏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孔氏曰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
吉祭若喪祭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

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
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
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愚謂盧氏以祭為吉祭是也
鄭氏以為喪祭顯與小記雜記相違孔疏既引盧氏之說而又
謂子孫無官爵者用死者之禮生者有爵則從生者之法欲以
曲伸註說果爾則父為大夫子為士喪祭用士禮父為大夫子
為庶人喪禮反用大夫禮矣而可乎

支子不祭

說已見曲禮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
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

寢

昭常遙反
又如字

其臣子大夫士亦皆私臣公有司之屬而無患於不供何有冒
雨而倉卒成禮且疑於以其親疢患乎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達於庶人為句三年不貳
事欲其一於喪事也金草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愚謂舊
以喪不貳事屬上庶人一節非也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
年則天子諸侯固不貳事矣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則大夫士
亦不貳事矣非獨庶人也其人君既卒哭而從王事大夫士既
練而從君事者乃權制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鄭氏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孔氏曰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
吉祭若喪祭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

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
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
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愚謂盧氏以祭為吉祭是也
鄭氏以為喪祭顯與小記雜記相違孔疏既引盧氏之說而又
謂子孫無官爵者用死者之禮生者有爵則從生者之法欲以
曲伸註說果爾則父為大夫子為士喪祭用士禮父為大夫子
為庶人喪禮反用大夫禮矣而可乎

支子不祭

說已見曲禮下

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
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

寢

昭常通反
又如字

三昭三穆四親廟與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二昭二穆自高祖
以下也大祖皆謂始受封之君也一昭一穆祖及禰也大祖別
子始爵者也大夫有大祖廟謂大宗子為大夫者若非大宗子
則無大祖而以曾祖脩三廟也士謂三等之士也若適士則立
二廟曾子問疏云大宗子為士得立祖禰二廟是也庶人不得
立廟其奉先之處謂之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
有堂曰寢。劉歆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天子七廟者其正法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大甲為大宗大戊為中宗武
丁為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
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朱子曰以諸侯之廟言
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

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
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
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
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
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
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於大廟
之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
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於此者皆列於北
墉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墉下而北向南向者
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面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
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三

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則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遷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宗廟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在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然則天子之廟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三宗七世其詳今不可考獨周

在禮制是說引仲其

制猶有可言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

祖

大宗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祔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祔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祔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祔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從祔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從遷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

祖後世說改

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
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周自武王
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述遷
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
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
也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
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
二然則門堂寢室之制猶大夫也曰廟之降殺以兩而其制不
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稅複廟重檐大夫有不得為者
矣諸侯之黜墜斷礮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斷楅士
又不得為矣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為宮則其制有不得
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異宮而死不異廟則有

說唐制參明
半位穀果傳

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愚謂天子七廟
鄭氏與王肅為二說鄭謂文武在七廟之中即韋元成諸儒之
說也王謂文武在七廟之外即劉歆之說也周禮作於周公時
有守祧八人姜嫄之外已有七廟而其後以文武受命親盡不
祧則不止於七廟矣魯周公廟為大廟魯公廟為世室至成六
年立武宮至定六年立煬宮而桓僖之廟至哀公時尚未毀并
四親廟而為十廟此雖魯之僭禮然必周有此禮而後魯僭之
苟天子之廟止於七魯人雖僭必不踰周制而過之矣蓋報本
追遠之意極乎始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始祖之所自出親廟
蓋於服制之所及極乎高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高祖之父與
祖蓋德厚流光自當如此如鄭氏之說則三代之初止祭五世
與諸侯同既非降殺以兩之義且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今

七廟必以有功德者脩數而功德之祖又必以二廟限之倘有功德者不止於二廟既無以處之倘不及二廟則七廟且不脩矣而可乎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一廟而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謂最得祭祀之本意蓋以服制言之同高祖者為四總麻出於高祖者有服則高祖必無不祭况曾元之受重於高曾者當為之服斬除喪之後可使不獲享一日之蒸嘗乎以宗法言之則自繼禰以上至於繼高祖為小四宗皆族人之所宗也族人之所以宗之者以其主高祖之下之祭也尊祖故敬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未易則祖未遷矣高曾之必有祭又何疑乎然則其祭也如之何曰就祖禰之廟而祭之也鄭引逸中雷禮祭五祀皆於廟廟以奉先而可以祭外神則廟主於祖禰而以之祭高曾又何不可之有然則何以別於諸侯之祭五

世者也曰諸侯三時皆禘大夫士雖祭高曾然禘而不禘則亦何患其上僭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禘餘若反夏戶嫁及禘大計反

烝之承反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秋曰禴詩小雅曰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孔氏曰禘薄也

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皇氏云禘者第也夏時物雖未成

宜依時次第而進之嘗者白虎通云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

冬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愚謂周以天子有大

禘之祭故改春夏秋冬祭名以辟之而諸侯祭名仍舊故魯春

秋書魯禘皆時祭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七廟必以有功德者脩數而功德之祖又必以二廟限之倘有功德者不止於二廟既無以處之倘不及二廟則七廟且不脩矣而可乎。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一廟而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謂最得祭祀之本意蓋以服制言之同高祖者為四總麻出於高祖者有服則高祖必無不祭况曾元之受重於高曾者當為之服斬除喪之後可使不獲享一日之蒸嘗乎以宗法言之則自繼禰以上至於繼高祖為小四宗皆族人之所宗也族人之所以宗之者以其主高祖之下之祭也尊祖故敬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未易則祖未遷矣高曾之必有祭又何疑乎然則其祭也如之何曰就祖禰之廟而祭之也鄭引逸中雷禮祭五祀皆於廟廟以奉先而可以祭外神則廟主於祖禰而以此祭高曾又何不可之有然則何以別於諸侯之祭五

世者也曰諸侯三時皆禘大夫士雖祭高曾然植而不禘則亦何患其上僭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餘若反夏戶嫁及禘大計反

烝之承反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秋曰禴詩小雅曰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孔氏曰禘薄也

禘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皇氏云禘者第也夏時物雖未成

宜依時次第而進之嘗者白虎通云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

冬時物成者衆孫安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愚謂周以天子有大

禘之祭故改春夏秋冬祭名以辟之而諸侯祭名仍舊故魯春

秋書魯禘皆時祭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夏接注改

樹孔疏于禘並引皇云三字宜在禘上禘字三字宜在禘下

鄭氏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公考曰鄭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句龍為后土之官有功於民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棄為堯時稷官主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愚謂社祭五土之總神以后土配食稷祭原隰之神以后稷配食大司徒辨五地之生物曰山林曰川澤曰邱陵曰墳行曰原隰小宗伯祭山川邱陵墳行各因其方而不言原隰蓋原隰之神即稷也五土皆生物以養人而原隰宜五穀其養人之功尤大故其位獨配社而建於路門外之左於五土為獨尊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氏曰視視其牲噐之數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若魯人祭泰山

晉人祭河是也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愚謂視謂用其獻數及其俎簋籩豆之數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地祇不灌而以瘞埋降神則視上公者七獻視諸侯者五獻以其無二灌故也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鎮有川澤有浸爾雅梁山晉望也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則名山大川不止於嶽瀆嶽瀆乃其尤鉅者爾頤氏爰武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闕伯於商邱主辰商人山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是也愚謂因國之先王先公不必皆祭必其有功德而無主後者乃祭之爾相土封商邱因闕伯故國故祀辰星是祭因國先公之事也

天子植禘禘嘗禘烝植音

特禘二字誤
程時但誤

植特也春物未成其禮不盛特袒特祭一廟或祖或禘而不合
食也禘合也夏秋冬物多禮盛則升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大廟
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
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祭而後禘凡
禘之歲春一禘而已周改夏曰禘以禘為殷祭魯禮三年喪畢
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
一禘也林氏之奇曰禘禘之說先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
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
小則鄭康成謂禘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禘賈逵劉歆謂一祭
二名禮無差降矛盾相攻卒無定論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畢而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是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

一禘為之說者曰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
大事大禘也是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八年
宣八年皆有禘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
禘僖宣二年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六年秋禘是三年禘八
年禘并前為五年禘也不知春秋時諸侯僭亂魯之祭祀皆妄
舉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亂常悖禮之事僖公以二十三
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喪制未畢未可以禘而禘一惡也
躋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文何以知之徒約也公宣公八年
皆有禘而云愈繆矣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大廟則是常祭
也而以為禘何耶禘禘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禘卑矣禘
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此天子之禮魯用之僭也若
禘則天子諸侯皆有之至年數之久近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

于字祖字按公羊改
御要引七作祖

據學者當闕所疑揚氏復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王制曰天子禘禘禘嘗禘烝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廟此大禘也漢儒混禘禘禘而并言之馬融言歲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鄭康成謂禘則毀主未毀主合食於大廟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禘祭不及功臣而禘則功臣皆祭至禘禘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傳言五年而再殷祭大禘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於禘祭何與漢儒乃據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鄭康成則曰三年而禘五年而禘徐邈則曰禘禘相去各三十月夫既混禘於禘皆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禘無別矣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

大禘微其說引改

以其祖配不兼羣廟之主則禘與禘異夫禘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以下皆合祭於太祖又何壇墀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禘祭則功臣皆與司勳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禘祭功臣不與乎愚謂禘有大小禘亦有大小禘之大者惟天子得行之大傳曰不王不禘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其小者為夏祭天子則禘祭諸侯則一牲一禘者也大禘則天子諸侯皆有之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廟五年而再殷祭是也其小者則三時之祭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大廟而不及毀廟者也王制於禘則言夏祭而未及大禘于禘則言三時之禘而未及大也鄭氏乃以禘為大禘謂夏殷每歲三時皆大禘誤矣禘者合祭之名三時

原奉院補脫
去字按上文行

按公羊文心

之禘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大廟大禘合羣廟及遷廟之主而祭於大廟所祭有多寡而其為合祭則一也且禘烝嘗者祭名之異也曰牲曰禘者祭禮之別也牲禘者謂以牲祭而為禘也禘禘禘嘗禘烝者謂以禘祭而為禘嘗烝也天子則言禘於禘嘗烝之上諸侯則言禘於禘嘗烝之下記者文也非有義例也鄭氏乃以禘禘嘗烝皆為特祭之名離禘於禘嘗烝而二之謂天子言禘於上者先禘而後時祭諸侯之言禘於下者先時祭而後禘則尤繆之甚者祭不欲數一時之間既為禘祭又為牲祭豈其煩瀆若此禘禘禘嘗禘烝之文與牲禘一例若謂禘禘為禘而又禘亦可謂牲禘為牲而又禘乎無論其他於文義亦自不通矣至其據魯禮以推周禮之失則林氏之說固已詳矣蓋春秋所書魯禘皆夏祭之禘也鄭氏不知大禘不及羣廟又

不知春秋魯禘皆時祭而非大祭而據以推禘禘之歲月此其所以誤也魯之禘見於經者二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大廟是也經不言禘而傳以為禘者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於僖公是也經所不書而見於傳者一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是也經傳皆不言禘而以時推之可以知其為禘者一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大廟是也大禘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閔二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之禘止祭羣廟此時祭之牲而非大禘也禘大於禘經於文二年大禘書大事僖八年禘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皆不言大此時祭之禘禘非大禘也且僖八年禘致夫人始以哀姜祔廟也禘禘莊公與焉故得祔哀姜大禘不及羣廟則禘致夫人之非大禘尤可見矣春秋於嘗烝皆不書所

祭之廟禘必書所祭之廟者嘗烝皆禘必於大廟可知禘有牲
有禘故必別而書之於大廟者禘也於羣廟者牲禘也禮運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天子大禘之禮魯蓋僭用之矣然不見
於春秋之所書春秋常祭不書因事乃書也春秋所書魯禘皆
時祭而非大祭則鄭所據以推禘禘之歲月者其說可不攻而
破也。大禘大禘之說先儒聚訟其所論大約有四一曰二祭
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然以大傳
公羊傳及周司勳之所言考之則禘大禘小禘止於天子禘逮
於諸侯禘惟祭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禘祭內一祭羣
主而并及於功臣其義本自明白自鄭氏註以大傳之禘以祭
感生帝於是郊之說謬而禘之說亦晦禘之說晦而禘之說亦
混至趙伯循始正之而朱子據之以釋論語自是禘禘之大小

與其所祭之主皆坦然而無疑義矣若其祭之年月則禘祭五
年再行公羊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張統謂禘以夏四月禘以
冬十月此雖於經傳無明文然禘本夏祭而大禘因其名則禘
必於夏行之可知也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禘謂之烝則
天子之大禘因冬烝行之也祭統言大嘗禘一皇於嘗禘
中庸言禘嘗之義以嘗配禘而又謂之大嘗此所謂嘗必大禘
之祭也是諸侯之大禘因秋嘗行之也諸侯大禘不於烝而於
嘗辟天子之禮也大禘大禘皆因時祭之月大禘以夏大禘天
子以秋諸侯以冬遇大祭之月則時祭不復舉祭不欲數故也
惟大禘之年不可考然以禘祭五年再行推之亦必不每歲行
之可知矣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量人三遍作皆

天子之祭似不當有諸侯字

鄭氏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孔氏曰南方諸侯夏來朝闕夏禘西方諸侯秋來朝廢嘗北方諸侯冬來朝廢烝東方諸侯春來朝廢禘謂一歲四祭上下之達禮也若諸侯降於天子止三祭豈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乎是篇者本傳公羊春秋之學見春秋但書禘嘗烝而無春祭故於諸侯歲廢一時之祭而明堂位於魯祭亦但言夏禘秋嘗冬烝皆讀春秋而誤者也春秋所書魯祭皆譏也常祭得禮則不書非也春祭也舜典言羣后四朝謂四服分四年來朝虞夏諸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遂飲之量必宗廟之祭有鬱鬯之灌者也天子諸侯之祭可使冢宰則諸侯朝覲亦必使上卿攝祭何以遂廢一時之祭乎諸侯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

禘一禘一禘謂一歲植祭一歲禘祭所以降于天子也若大夫

士四時皆植又遠降於諸侯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釋文大音泰少詩照反

天子之社所祭者畿內之地祇也諸侯之祇也所載有廣狹故其禮有尊卑若天下之

主之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無田謂失位而無田祿也薦猶猷也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鄭氏曰士荐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氏曰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大飲小飲以特牲而云薦新是有田者既祭又薦新也士祭用特牲

先生于律以音不全則不究補

16

荐宜賤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大夫祭用少牢荐則用羔也愚
謂無田謂失位而無田祿也薦猶獻也大戴禮天圖篇云無祿
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蓋祭有黍稷而薦則惟饋稷
祭有尸而薦則無尸大畧如聘禮使者反釋奠之禮而已。鄭
氏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疏引晏子春秋云自天子至士皆
祭以首時然周禮仲夏苗田獻禽以享禘仲冬狩田獻禽以享
烝則人君祭以仲月矣孔氏謂周禮四仲祭因曰而獻禽非
正祭非也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不許曰唯
而孔子先簿正祭噐是人君四時之田皆
天子禽也大夫士必助君祭乃可自祭家廟人君一祭或用仲月
下旬則大夫士之祭有至於季月者矣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

穀注作物

稻音盜卵
大管反

鄭氏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穀相宜而已愚謂春穀未成而韭
可食故詩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麥夏熟黍秋熟稻冬熟黍春
物未成而卵易得故韭以卵春祭名禘庶
亦視三時為
薄其時然也夏不取魚鱉此魚謂乾魚也周
冬行鱸羽鄭氏云脍鱸擘熟而乾魚鴈水落而鱸鱸即乾魚
羽即鴈也故麥以魚稻以鴈庖人又云春行羔豚秋行犢麋鄭
氏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麋物成而充蓋羔豚犢麋于春秋時皆
充肥但庶人不得用犢麋故黍以豚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釋文繭公典
反握厄角反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愚謂繭栗謂牛角初出若蚕繭栗寔然
也祭天地之牲用犢貴誠之義也宗廟卑於天地故牛角握賓

客又卑於宗廟故牛角尺此禮之以小為貴者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故謂祭享愚謂諸侯朔食止少牢故無故不殺牛大夫朔食止特牲故無故不殺羊士朔食止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珍之物未詳膳夫云王珍用八物鄭氏以內則淳熬淳母等當之未知是否八十常珍珍為養老之物大夫士者自得食之但未至八十則不得常食若庶人則無故不得非祭祀享燕所用而曰無故不食珍者蓋見養于粢物文王世子

適饌省饌養老之珍具是也非是則不得食也曰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祭以羊則不用牛肉為羞葉氏夢得曰庶羞常薦而

8

牲嫌於脩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愚謂註義固善然以下句例之則其義當從葉氏庶羞謂生人常食之羞饌牲祭牲也諸侯祭以大牢而無故不殺牛大夫祭以少牢而無故不殺羊所謂庶羞不踰牲也此三者皆言薄於自奉而厚於事先也○自天子七日而殯至此明天子以下喪葬祭祀之法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釋文藉在亦反稅式贊反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孔氏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借八家之力以治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稅田愚謂此約公羊傳之文公羊傳曰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蓋自稅畝之法行則藉而復稅矣○自此以

下至墓地不請皆陳古者之制也

市廛而不稅

釋文廛直連反

鄭氏曰廛市物邸舍也稅其舍不稅其物市貿易之所也

闕譏而不征

釋文譏居宜反

鄭氏曰闕界上之門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賈氏

公彥曰

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闕則十二闕愚

謂左傳介偪之闕疏云國之正法竟界之上乃有闕齊於竟內

更置闕不與常禮同是闕惟界上有之譏而不征謂譏察異言

異服之人而不稅其貨物之往來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釋文麓音鹿

鄭氏曰麓山足也孔氏曰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麓鄭注大司徒

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愚謂以時入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不禁者與民共財而

不障禁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闕譏而不征又曰

文王之治岐也闕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然考之周禮司市云

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闕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

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闕者舉其貨罰其人則闕市有征山

虞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則林

麓林澤有禁大宰九職八曰闕市之賦九曰山澤之賦大府闕

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與孟子不同蓋周

禮所言者常法也文王治岐之政行於商紂苛虐之時所以救

一時之急也朱子云闕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

成周大備之時隨時制宜所以不同也戰國民困已甚故孟子

亦欲以此法行之作記者本未見周禮其所言即本之孟子而

三屬字按周禮
林麓作川

鄭氏以為殷法非也

夫圭田無征

百畝為夫圭潔也士虞記云孝子某圭為而哀薦之圭田在田
祿之外所以奉祭祀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以中一夫為公田公家耕之而君取其一
夫之入若圭田則九夫之中其一夫為圭田者入於有圭田者
之家而國家不復征之也蓋自周末稅畝之法行圭田之所收
既入於卿大夫之家而國家又履畝而使八家出十一之稅故
陳古制如此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孔氏曰用民之力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
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

日也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鄭氏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周禮註曰里邑
居也。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皆取焉班固云以
公田二十畝為廬舍趙氏孟子註云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
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廬則各在其田中而邑
則聚居也而彭山季氏非之謂公田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
則制祿之時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夫先王正經界
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
入國邑人誰樂之所謂廬者蓋就田中苫茅舍以為息勞守
畝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適當其中農民所居必是平原另
以五畝為一處取於便農功而已其說似是而實非也邑者人

之所聚處猶今之村落然小則十室大則千室或有城或無城自近郊以至於五百里之縣隨處有之遠郊之人則有遠郊之邑曷常便之棄田疇而徙於國中哉詩言中田有廬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月令孟夏令民勉作毋休於都則民自四之日舉趾以至於秋成皆處於廬且桑麻樹焉果菰植焉車牛息焉田器藏焉禾稼納焉若苦少茅舍豈是以容哉且如季氏之說所謂苦少茅舍者亦不能不取於公田雖不占二畝半亦何能無妨於經畧乎蓋計地之法有虛數有實數孟子言耕者九一此於公田中并廬舍計之之虛數也又言貢助徹皆什一此於公田除廬舍計之之實數也計虛數則公田為百畝圭田為五十畝計實數則百畝者止為八十畝五十畝者止為四十畝初未嘗割他井以足之也。自古者籍而不稅至此歷陳古

制蓋將言司空度地居民之事而以此發其端也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

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沮將慮反任而鳩反食壯音嗣又如字舊以司空執度地

為句居民下屬今以司空執度為句度地居民為句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觀

寒煖燥濕沮謂菜沛量地遠近制邑居之處事謂築邑廬宿井

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孔氏曰司空執丈

尺之度以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

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愚謂山川有陰陽向背之宜沮澤有水

泉灌溉之利候四時以驗其氣候寒煖之異量遠近以定其廬

井邑居之處此皆度地之事也度地既定然後興役事任民力

而築為城郭宮室以居之任老者之事寬其功程食壯者之食

優其廩給此又承興事任力而言其寬恤之政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澤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燥素老反異齊才細反和胡計反下和味同

材謂材質寒煖者天之為燥濕者地之為居民者必各因天地寒煖燥濕之異視民材質之所宜而居之也廣谷大川異制者廣川大谷風氣間隔形勢懸殊背陽者寒向陽者煖居高者燥居下者濕若各自為制度然民生其間者異俗者所生之地不同而俗因之而異即下文異齊異和異制異宜是也剛輕速質之屬乎陽者也柔重遲質之屬乎陰者也齊分量也異味者謂酸苦辛鹹各有偏嗜故其調和不同若下文言不火食不粒食則異和之甚者也器械謂兵器異制若輪人行山者欲

俾行澤者欲杼車人剛地利直庇音刺柔地利句庇及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之類衣服異宜者地寒則宜裘地煖則宜葛下文言被髮文身衣羽毛之等則異宜之甚者也教謂七教所以正民德政謂八政所以厚民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俗各有所宜互言之也居之因其材治之隨其俗此聖人之政教所以不強民而民樂從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亦此義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推吐雷反

鄭氏曰地氣使之然也愚謂中國謂綏服以內方三千里之地也戎七戎狄夷九夷六狄也爾雅曰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五方謂中國與夷蠻戎狄也不言夷蠻者文畧也內舉中國外舉四海不及要荒者舉其俗之尤異者言之也性質也各有性若

經文是夷此後
狄後

北方剛勁南方柔弱是也此一節申上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之義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脩器

又作彫題大兮反趾音止衣於既反粒音立

被皮義反雕本

鄭氏曰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卧則儕不火食地氣煖不為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俱近於海故俱文身雕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時頭嚮外而足嚮內相交故曰交趾西方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氣寒少五穀故

不粒食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與夷蠻戎狄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脩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也風俗通云夷者觝也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生出蠻者慢也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戎者兇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狄者辟也其行邪辟范氏桂海虞衡志曰交趾與彫題並言則其人形必小異交趾記云交趾之人出南海縣足節無骨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山海經亦言交脛國人交脛郭璞云脛脚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安南地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與華無異或傳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鐵圍不可攀躋攀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嘗自室之人物詭怪不與外通疑此是古交趾地愚謂交趾之說註疏殊不明范氏以為其形必有異是也然交趾地甚廣

而欲以一山當之可乎蓋古時交趾之人其足趾必與華不同故以此為名其後漸染華風與中國通婚嫁故形體遂變此乃事理之常不足怪也用器用也器戎器也此一節申上五味異和三句之義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曰方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鞮丁兮反譯音亦

鄭氏曰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孔氏曰五方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達五方之欲寄謂傳寄內外言語象謂放象內外之言鞮知也言傳通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陳說內外之言愚謂此四者周禮總謂之象胥故鄭氏以此為俗間之名周禮有鞮鞻氏掌四夷之舞狄

24

鞮蓋亦以其服名之與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度大洛反參七南反樂音洛

量地以制邑者地之形勢廣狹不同地廣者制其邑居宜大地狹者制其邑居宜小也度地以居民者地廣則可耕之田多其居民宜多地狹則可耕之田少其居民宜寡也民多則邑宜大民少則邑宜小地也邑也民居也三者大小眾寡必皆相稱則民足以耕其地而無曠土地足以任其民而無游民限之以禮制故食有其節使之以農隙故事得其時如此則民皆有以自遂其生而得以安居而樂業是以民氣和樂興於禮義而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也於是乃興學校以教之蓋自司空度地至此皆言居四民授田里之事所以養民也養民之道脩而後

可以施教故下文承此而詳言立學之事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防本又作坊音同逮音代又大計反紕勅律反

師曾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徐氏曰此承上章興學而言司徒掌六卿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修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下不肖者企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焉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放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為教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為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致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為慈

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而使之不倍也身教既至又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井之以崇其德所以示勸也叛教者簡去之以紕其惡所以示懲也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

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帥音率朝直遠反與音預

鄭氏曰帥循也不帥教謂教狠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耆鄉屬司徒也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皆朝於庠將習禮以化之使觀之也此庠謂鄉學也鄉鄉飲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孔氏曰司徒命鄉中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為不帥教之人習鄉射之禮中者在上故曰尚功又習鄉飲酒之禮老者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

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帥領國之
英俊之士與執其事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愚
謂習射習鄉蓋用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之禮然州長習射以
春秋而在州之序黨正正齒位以蜡祭而在黨之序此則為不
帥教者特舉之而皆在鄉學又司徒帥國之俊士皆與焉皆異
於尋常習射飲酒之禮者也國之俊士由鄉學而升於國學者
今還使執事於鄉學之中也蓋範之以進退揖讓之儀閑之以
志正體直之德示之以長幼之節艷之以俊髦之榮所以誘掖
而激勸之者至矣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
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
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
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陳氏澔曰左右對移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功
庶幾其化也愚謂左鄉右鄉者王有六鄉國之左右各有三鄉
也移左移右欲新其耳目以化之也如初禮如初之習射習鄉
之禮也郊謂郊內六鄉之餘地蓋六郊之地在郊然郊內之地
四同非六鄉所能盡故其在鄉界之外者亦如六遂之有公邑
設吏治民而立學焉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言六鄉而又
言四郊即與此郊一也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上云簡不
帥教者謂初入學時也初不變謂三年考校時再不變謂五年

考校時三不佷謂七年考校時四不佷謂九年考校時蓋至此而不佷則其人為終不可化矣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謂要荒也此鄉學紕惡之法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

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選宣練反造才早反下造皆同

鄭氏曰升於司徒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學大學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孔氏曰升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升於學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愚謂俊美也千人謂之俊選士俊士皆鄉大夫所賓之賢者能者也升于司徒此留於鄉學而將即官之者也升于學此才之可以大就升于國學而復教之者也選士不征於鄉而免於一鄉之繇役俊士不征於司徒而免於一國之繇役蓋選士

俊士二者皆謂之造士謂其學業有成故免其繇役以優異之鄉大夫征役之所舍者有六而賢者能者與焉是也此鄉學崇德之法也

樂正宗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適丁歷反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

小學十八入大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

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

羣后公及諸侯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業學不用尊卑孔氏曰術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

春秋教以禮樂則春教禮秋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
 教詩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若云春夏教以樂詩
 秋冬教以書禮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
 不教樂詩今交互言之明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但視其陰陽以
 為偏主耳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愚謂大樂正於周禮為大司樂大司
 樂掌成均之政乃大學教人之事也以其為人所共由則曰四
 術以其為教於學則曰四教俊選即俊士也俊士由選士而升
 故謂之俊選。孔子曰成於樂大學之教以樂為終故虞以典
 樂教胄子周以司樂掌成均唐虞時詩書未興禮亦未備故舜
 命夔以教胄但言和聲作樂之事至周以詩書禮樂並列為四
 教然大司樂之職但言教樂之事而他未有及焉以文王世子

考之則教樂者為大樂正小樂正胥之屬教詩者為大師教禮
 為執禮者教書為典書者而總其教者大司成也蓋大司樂之
 職曰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以
 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是大司樂所掌者乃國學之政至
 於教人則惟樂舞乃其專職而教詩者為其屬之大師而別使
 公卿之有道德者入教於學以總其事所謂大司成也又別使
 他官之習於書禮者以各司其教所謂執禮典書者也大司成
 與執典禮書之人無定人無專職但有道德而精於其業者則
 充之故其職掌不見於周官也大司成以道德為師而使掌其
 政令之煩則非所以尊師而重道而四術之教惟樂為尤深其
 聲容舞蹈審音識微非專其業者不能精而亦非一人所能盡

故使樂官之長率其屬以掌學政而專司教之事焉此先王設
官之精意也詩書禮樂鄉學國學皆以此為教但教於國學者
為尤備耳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
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
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音息餘反又思呂反屏必
卸反棘音隸周氏如字

此國學紕惡之法也大胥小胥大樂正之屬小樂正於周禮為
樂師大樂正之貳也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小胥
掌學士之徵令鄭氏日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此所簡者謂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王命公卿以下
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
孫不舉去樂食重棄人也方氏曰棘當作夔夔之言偏使之偏

去舉令注去食與字
于古注注作寄字第戎
似並當以注

賤者以下考集後作
禮書非方氏說之宜改
陳氏詳道曰五字而刪
下陳氏謂三字

寄於夷狄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至於二不變遂屏
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
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
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
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周氏
謂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於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之
特寓於此耳愚謂遠方亦謂要荒也棘之義未詳鄭氏周氏之
說未知孰是前言屏之遠方不云棘寄與此文詳畧互見耳陳
氏謂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非也不言南北者文畧也鄭
氏云不屏於南北者為其太遠孔氏云漢書地理志南北萬三
千里東西九千里亦非也三代時百粵未開南北不遠於東西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氏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受爵祿也愚謂此國學崇德之事也造士謂國子及庶民之俊士前云秀士謂秀出於鄉學之中者也進士之秀謂秀出於國學之中者也司馬之屬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而將官之也進士言其可進於王朝也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定其論各署其所長官之使之試守爵之命之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更辨論之觀其材能高下堪任何官故曰官材焉馬又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

樂者署擬於樂官官之試之以所能之官也愚謂自論定後官以下其義與前官民材同但官民材則用為鄉遂之官此官進士之賢者則用為王朝之官也○劉氏敞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通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途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升於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愚謂前云官民材此鄉人之出於鄉學而官之者也此論進士之賢者則國子與鄉所升之俊士出於國學而官之者也蓋鄉之賢能鄉大夫考而興之上其名於司徒固可由此而入仕矣其有材質秀異而不安於小成者則司徒論而升之於學至九年學成乃升於司馬而官之其出於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五月廿二日錯寫校過

禮記卷十四

王制第五之三

瑞安孫希旦集解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

亦反刺
七智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

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

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施刑也附從輕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

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孔氏曰司寇正刑明辟者謂當正定刑書

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刑法宜慎不

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三問

之也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求民情既得

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

倫常以觀之於其大別乎輕重淺深者察之於情事以析之於
其微也悉其聰明則所謂忠愛者不至於過厚而失之愚致其
忠愛則所謂聰明者不至於過察而傷於刻如是則本末兼該
明恕交盡而所聽之訟亦庶乎能盡其情矣記廣也獄疑則廣
詢之於衆衆疑則赦之呂刑所謂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也小大謂輕重也比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成猶定
也即下文所謂獄之成也此謂罪之無疑者其或輕或重必察
其所當附之罪以定其獄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

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
焉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
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又當作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謂獄吏初責覈罪人
辭已正定也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
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屬周禮鄉
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
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鄉
會其期經云王命三公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
六鄉會之愚謂王三又然後制刑王命以三事宥之其不在三
事然後斷其刑也

倫常以觀之於其大別乎輕重淺深者察之於情事以析之於
其微也悉其聰明則所謂忠愛者不至於過厚而失之愚致其
忠愛則所謂聰明者不至於過察而傷於刻如是則本末兼該
明恕交盡而所聽之訟亦庶乎能盡其情矣況廣也獄疑則廣
詢之於衆衆疑則赦之呂刑所謂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也小大謂輕重也比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成猶定
也即下文所謂獄之成也此謂罪之無疑者其或輕或重必察
其所當附之罪以定其獄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

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
焉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
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人當作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謂獄吏初責覈罪人
辭已正定也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
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屬周禮鄉
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
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鄉
會其期經云王命三公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
六鄉會之愚謂王三又然後制刑王命以三事宥之其不在三
事然後斷其刑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孔氏曰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音刑

刑字注錄之除補

孔氏曰刑是刑罰例是例體訓刑罰為形體言刑罰加人例體也例體是人成就形貌形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

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云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是也陳氏祥道曰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

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法法方未然之前有盡心之法以

應於已然之後此民之所以畏罪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思歷反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

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

右右為貴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愚謂言如史載言之言謂

國家之舊典故事也律法令也析破謂以巧說分散破壞其義

也名如黃帝正名百物之名名所以指實亂名則失實矣改作

變易法度也左道若楊墨申韓之類五者皆足以亂政也故

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訟謂之大姦其罪猶為

符節度量之罪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鄭氏曰淫聲淫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鷗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

公輸般請以機變

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行下孟反

鄭氏曰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愚謂行詐偽之事而守之堅

凡作刑罰輕無赦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孔氏曰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音刑

何字注孫文除補

孔氏曰刑是刑罰例是例體訓刑罰為形體言刑罰加人例體也例體是人成就形貌形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斲者不可續

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云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是也陳氏祥道曰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刑

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法法方未然之前有盡心之法以

應於已然之後此民之所以畏罪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思歷反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

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

此二卷本與祭義本合訂前日因格紙不足故此卷拆下其義言謂

先生須隨手將此卷附訂在祭義本以面庶免脫落也其義

也名女音改作

變易去度也左道若楊墨申韓之類五者皆足以亂政也故改作

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訟謂之大姦其罪猶為

符節度量之罪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瓊

鄭氏曰淫聲淫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鷩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

公輸般請以機變

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行下孟反

鄭氏曰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愚謂行詐偽之事而守之堅

固則持之而難變為詐偽之言而碎理明辨則攻之而難破習
學非違之書而見聞廣博則可以謾聞動眾順從非違之事而
文飾光澤則足以拒諫僻非此心術之邪學術之偏而其才之
足以濟其姦者後世若宋之王安石蓋如此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鄭氏曰今時持喪葬筭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悖禮違制孔氏
曰謂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刑馬氏晞孟曰卜
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
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為其罪大而辟不可習愚謂四誅謂上所言亂政者一
疑眾者三聽即上文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是也不以聽
者為其罪大而情出於故故誅之不疑而不復聽也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鄭氏曰亦為人將易犯愚謂周禮士師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
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下文闕
市之禁蓋舉國禁畧言之也過謂過誤刑於過者有赦而禁不
赦過者蓋刑之所懲者重禁之所治者輕故不論其過故而所
於必行然後約束嚴而人不敢輕犯也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
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粥並音育

孔氏曰此皆尊貴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金璋即考
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為月金為印章按定本璋字從玉圭璧
之類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皇氏之義非也愚謂金飾璋
者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之屬皆黃金勺青金外是也戎器矛

戰之屬周禮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則兵車戎器不粥於市又兵車兵不中度不粥於市則是兵車民間所具司馬法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而兵器則由官給而藏之民與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乱正色不粥於市

中並竹併

鄭氏曰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數多少孔氏曰此經之物其合法度則得粥之不合法度者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註周禮引逆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為只鄭謂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愚

謂姦色不正之色若紅紫之屬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鄭氏曰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善也孔氏曰前經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不粥於市此衣服飲食與錦文珠玉等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鄭氏衣服粥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不示民以貪

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鄭氏曰物未成不利人

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鄭氏曰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殺之非時不中用周禮春獻鼈蜃愚謂木不中伐謂小而未成材不

戰之屬周禮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八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則兵車戎器凡周戶有此為戎器不粥於市又示車兵不中度不粥於市則是兵車民間所具司馬法所謂甸出長穀一乘而兵器則由官給而藏之民與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器則由官給而藏之民與
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乱正色不粥於市
中並竹

鄭氏曰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數多少孔氏曰此經之物其合法度則得粥之不合法度者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註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只八寸為只鄭謂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愚

謂姦色不正之色若紅紫之屬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鄭氏曰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善也孔氏曰前經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不粥於市此衣服飲食與錦文珠玉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鄭文衣服粥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不示民以貪

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鄭氏曰物未成不利人

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鄭氏曰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殺之非時不中用周禮春獻鼈魚廋謂木不中伐謂小而未成材不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器則由官給而藏之民與

中殺亦謂小也毛詩傳言田獵之禮不成禽不獻先王之制魚
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陟氏曰此所禁凡十有四事
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闕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司闕掌貨賄之出入以聯門市故執上之所禁以譏察其違禁
者又於身著異服者則禁之於口為異言者則辨識之防奸偽
察非違也劉氏曰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語言唯知改必丁也
自司寇正刑明辟至此明刑禁之法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惡烏路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皆同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孔氏曰大史之
官典掌禮事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進也諱謂先王
之名禮運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入鄭注云謂大史執簡記奉

7

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惡謂忌日及子卯亦兼謂餘事故
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愚謂簡記簡策所記也惡若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大
札大凶大戕大臣死諸侯薨國之大憂之類皆是也左傳襄二
十八年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禁忌
之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
之事書在簡記故大史指歲終之時執此簡記奉一歲中諱惡
之事以告於天子使天子於諱而辟之於所惡而戒懼脩省王
則齊戒以受大史之所諫也蓋上文言制田里興學校舉賢才
明法禁則為治之道備矣此下二節遂言歲終受成之言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
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

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會外反
勞力報反

鄭氏曰司會冢宰之屬屬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

受質贊王受之也大司樂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

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大司徒三官之屬也百官齊受質受

平報也孔氏曰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

天子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斷之冢宰貳王治事故齊戎

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

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所以司徒司馬司空

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

天子者以三官當司事少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司徒司馬司空

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

8

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天子平斷報下百官齊戒受天子

所平之要也愚謂周禮歲終六官之長各攷其屬司會總主百

官之歲會小宰贊冢宰受而攷焉大樂正市於周禮則大宗伯

大司徒之屬今乃不致於其長而徑達於司會大司寇六卿之

一而與大樂正市並列春官不見其長而但言大樂正皆與周

禮不合此蓋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周禮之篇但用

以冢宰司會考羣吏之治又見今文尚書牧誓立政皆止有司

徒司馬司空三卿故欲立為制如此其言大樂正大司寇市則

以上文言興學聽刑及市之所禁而特舉之也謂於蜡祭而行

正齒位之禮以休老人勞大農也成歲事謂聽歲終所致之事而

廢置也周禮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凡周禮言

正歲歲終者皆夏正也又上文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然

則蜡祭飲酒在夏正十二月明矣

凡養老

孔氏曰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足養三老五更二一上苑國
難者父祖三是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者熊氏云
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註凡飲
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按文王
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樂合舞
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統
為七也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老所養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
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文王世子云凡
合樂必遂養老鄭謂春合舞秋合聲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
月令季春之末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亦必養老此養老於季

物係此類至序作春
五禮也考禮記義例
月令今作養老

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
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者也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致仕
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
禮禮記特言春饗秋食而已熊氏謂歲養有七亦誤矣愚謂陳
氏駁皇氏熊氏之說是也而其言入學必養老則本孔疏之說
其實文王世子止言大合樂必遂養老無視學必養老之文大
合樂必養老則非大合樂雖視學固未必養老矣又周禮大胥
止言春合舞秋合聲若季春大合樂惟見於月令則周法未必
有此然則先王養老惟仲春秋二時而已○自此以下至九
十者其家不從政申之養老以敬孝之事

有虞氏以燕禮

孔氏曰崔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

醉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
禮則折俎其牲用狗謂為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并
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入室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
禮一篇然凡燕禮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則
夜飲其於異姓讓之則止故詩湛露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
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此燕致仕之老宜用正燕之禮老人不
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愚謂老人宜安坐故養老始用燕禮
燕禮一篇乃諸侯燕其羣臣之禮而兼及於燕四方之賓若天
子燕諸侯與其臣子及諸侯自相燕其禮皆不可見然湛露天
子燕諸侯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
燭上階是異姓亦有夜飲之禮但燕異姓則公在阼階上燕同姓
則公與父兄齒以燕禮養老固當用燕異姓之燕禮疏以夜飲

不夜飲為言則非也

夏后氏以饗禮

孔氏曰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獻
數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
敬也皇氏曰凡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禮大行
人職云上公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禮薦則房烝故左傳
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飲即饗也立而成禮
謂之飲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
食米則饗禮兼食與燕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
饗之禮亦有飲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殺
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殺烝謂以饗禮而燕則有之左傳
定王饗士會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知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

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
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
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云掌小賓小客所
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
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無酌數是也饗致仕之老宜
用正饗之禮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老人不宜久立當用
折俎之饗也愚謂賓客飲食之禮有三曰饗也食也燕也食禮
專於質燕禮專乎文饗則兼飲食脩質文其禮為最重夏后氏
以燕禮輕故易之以言饗饗禮雖止不可考宗廟之祭謂之大
饗賓客之重禮亦謂之大饗蓋其禮大畧相似始而灌次朝踐
次饋食食畢而酌而以尊卑為獻數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
贊瑤爵亦如之鄭云酌尸后亞獻爵以瑤為飾內宰又云凡賓

禮記集解引用書目及諸家姓氏

孫氏希旦著

鄭氏元帥衆朱氏熹臣瓚葉氏夢得呂氏大臨管子賈誼新書列女傳
韓詩外傳孔氏安國程氏范氏祖崇吳氏澄劉氏勳黃氏炎大戴禮
荀子漢書白虎通義經曲釋文馬氏瑞孟方氏慈戴氏漢劉氏敞
熊氏崇陳氏祥道呂氏祖謙黃氏幹崔靈恩皇氏侃王氏安石胡氏銓陳
氏皓吳氏華史記竹書紀年孝經援神契師曠禽經穆天子傳
國語陸氏佃賈氏公彦由氏瓊張氏載王氏肅戴氏震盧氏植楊

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元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
大學天子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
祭服後王彌文也愚謂此主言養老而乃言祭之冠者蓋四代
養老皆以祭之冠而衣則或異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
子冕而總干司服享食則鸞冕則周人養老以冕即虞夏殷可
推矣皇收昇者虞夏殷士助祭於君之冠也虞夏殷祭亦用冕
孔子言禹美黻冕大甲言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
獨舉士之祭冠者謂其所用以養老之冠也深衣者十五升白
布連衣裳為之而純以采者也有虞氏以皇為士之祭冠用此
配深衣而服之以養老也燕衣燕居之服元端服也縞衣者皮
弁服之衣天子之朝服也元衣者六冕之服皆元祭服也虞夏
殷以士之祭冠養老而夏之燕衣則尊於虞之深衣殷之縞衣

元本有。

則尊於夏之燕衣至周冕而元衣則其禮益隆矣然周人養老
兼用饗食燕三禮此元衣養老謂饗食之禮也若以燕禮養老
則天子皮弁服諸侯朝服凡朝燕同服天子諸侯一也鄭氏曰
皇冕屬也畫羽飾之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虞十二章周九
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
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
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愚謂皇收昇之制未詳
鄭謂畫羽飾之蓋以周禮皇舞之義推之未知是否至四代養
老之服則陸氏之說為是而鄭氏之說誤甚四代養老惟有虞
氏用燕禮宜用燕服若用饗禮則饗之服用食禮則食之服而
鄭氏謂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之服其誤一也縞衣之冠夏制
不可考若以周制言之則當用皮弁而鄭氏以為章甫其誤二

此作項與音移合

孔氏曰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肢節斷絕侏儒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直鑄遽除蒙瓌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聵聾司火其童昏聵瘖僂官司師所不材以實裔土是各以其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遽除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僂僂以實裔土此瘖以其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愚謂養疾民亦恤孤獨之類因上文而并及之百工非疾民而並言之者因以器食之其事同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鄭氏曰道中三塗遠別也萬氏斯大曰塗之從者以西為右以東為左橫者以南為右以北為左左右有一定往來皆由之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年長以倍者也兄之齒十年以長者也朋友不相踰雖

有少長肩隨而已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

并必性反本又作併挈苦結反石經頌白下有者字

任謂負擔也班白老人頭半白黑者二人並行各有負擔而年有少長若輕則并與少者若重而一人不能獨任則分之而其重者與少輕者與長也至班白之老則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雖提挈之輕猶不及之則重者可知矣此上三節言道路同行之禮蓋上之於民既富而教而又養者老恤孤獨以化之則民皆知謹於禮而敬事其父兄其見於道路之間者乃其一端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亦此意也

為界尚在江北五六百里也。禹貢之九州為冀兗青徐揚荆
豫梁雍爾雅九州為冀豫雖荆揚兗徐幽營周禮賦方之九州
為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而每州封域亦各不同說者以爾雅
為殷制王制言九州而不言州名又不言其封域未知用何代
之制前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用禹貢之法則
九州亦當與禹貢同禹貢之嶠夷黑水駸方之鑿巫閭皆為要
荒之地而在九州之內此九州之大界也王制九州州方千里合
為方三千里此九州為中國者之實數也九州在內者皆狹在
外者皆廣以禹貢言之如兗徐豫三州皆不過千里若冀青揚
荆梁雍則不止於千里而冀梁雍尤為遼濶蓋此六州皆外包
要荒之地若除去要荒止計綏服之內則九州之地長短相補
大約每州皆千里而已。此總計九州之內為田之大數也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
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言方百里之國為田之實數也方百里者如此則小而方七
十里方五十里大而方千里方三千里其三分去一之法皆可
以此準之矣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
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
寸二分

古者謂周以前也今記者據當時漢法言之也東田東方之田
也漢初儒者皆齊魯人自據其地言之故曰東田步百為晦三
百步為一里方里而井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
步蓋漢初時如此至景帝改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則大於古之

畝矣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氏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古者百畝當今步比古步每步剝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古者田百二十五畝七十一步有餘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皆不相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又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鄭即以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古者今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古

之四步剝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五十步古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剝二十五步總為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剝二十五步亦總為二千五百步相併為五千步總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剝之數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剝之數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百畝餘有二十五步故鄭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者四步剝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剝今一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為今之二十五里故鄭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陳氏澔曰疏義所算亦誤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只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

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愚謂此疏本為二說其
前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為八寸之尺則八尺為
步止六十四寸六尺四寸為步止五十一寸二分也其後說以
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為十寸之尺則八尺為步有八
十寸六尺四寸為步有六十四寸也觀經文及鄭註之意則後
說為是蓋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此本十寸之尺而後人誤謂
周尺止八寸用此制步則八寸為尺八尺為步以十寸之尺約
之止有六尺四寸矣今疏之前說既以八尺之步於八十寸之
中去其十六寸而為六尺四寸又以六尺四寸之步於六十四
寸之中去其十二寸八分而為五尺一寸二分與經註之意皆
不合陳氏第據前說而辨其所筭五十二寸之失則亦未為甚
晰也管子及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考工記車人為耒自其庇

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少於古
時二尺矣是周步六尺又記特言周尺則古尺周尺疑亦不同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三
代皆以步百為畝而步之大小不同夏大於殷殷大於周而尺度
又有不同故夏之五十畝當殷之七十畝殷之七十畝當周之
百畝但其詳不可盡考耳古時百畝當漢初百五十六畝有餘
不啻多三分之一則夏殷周田數之參差其義又何疑哉○自
方一里者至此詳言田數因前言天子之田公侯之田而詳釋
之也

○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又封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
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

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閒音蘭下同此申釋畿外八州建國之法也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有功德於民而加地者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君削以地者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曰夏武八五下而貢賦之六十四也

此申釋縣內封國之法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

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食音嗣

此申釋諸侯以下制祿之法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地方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朝為于偽反

此言三監之祿與方伯湯沐之邑又以補前文之所未備也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許氏慎曰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皆有湯沐邑其餘則

否許慎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愚謂方伯湯沐之邑在天子之縣內者即左氏公羊所謂朝宿之邑也左氏公羊以在京師者為朝宿之邑在泰山_下者為湯沐之邑其實京師及泰山_下之邑皆為朝王而居宿皆所以齊戒自潔清也方伯有湯沐邑則非方伯不得有也魯為方伯故有許田衛亦嘗為方伯故左傳云取於有閭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土京師湯沐之邑也相土之東都泰山_下湯沐之邑也鄭非方伯而有泰山之祊則以懿親特賜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言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制而且以補其未備之義也諸

侯謂畿外諸侯大夫謂天子之公卿大夫也使以德者有德則使之為大夫而不能必其子之亦有德此大夫之所以不世爵也爵以功者有功故爵之為諸侯而有功之賞宜及於其子孫此諸侯之所以世國也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未賜爵謂諸侯初嗣位未見天子而受命也視天子之元士謂其車服之制也言此者以明諸侯雖得世爵而未嘗不待天子之命之也天子之大夫不世爵而祿則有世者諸侯之大夫爵祿皆不世也○孔氏曰諸侯大夫有大功德亦得世祿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愚謂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此亦本於公羊傳春秋譏世卿之說其實先王時諸侯大夫未嘗無世祿爵者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乃人君之所恃以立國故滕行世祿孟子善之而喪服有大夫為昆弟之長

殤未冠已為大夫必其高勲大族世為大夫者矣蓋爵可世而官不可世司徒司馬司空之屬謂之官卿大夫士謂之爵泰誓數殷紂之罪齊桓公五禁皆言世官而不言世爵世官謂若魯季氏為司徒叔孫氏為司馬孟孫氏為司空宋樂氏為司城以聽政鄭罕氏之為冢宰以當國世居是官而不易者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冠古 亂反

李氏格非曰冠昏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無軍禮而冠昏鄉其事異故六禮愚謂禮之在國者其別多故總之以五禮而冠昏鄉皆屬於嘉禮禮之在民者其別少故分之為六禮而冠昏鄉各為一鄉。此下三節詳六禮七教八政之目也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長行 史反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教書所謂敬敷五教是也然旁親皆謂之長幼而兄弟則其情尤親故分兄弟於長幼而為二賓客即朋友之類然同志者乃謂之朋友而賓客則所該者廣故分賓客於朋友而為二此七教之所由名也

音不詳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別必列反 量音亮

項氏安世曰事為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愚謂異別即上飲食衣服事為三者而事各不同者若五方異俗四民異業貴賤異禮之類度量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與其長短也言異別於四者之上以飲食衣服事為有異而度量數制不容異也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善之士以不克其躬而自其躬

十本占一第の上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